

长篇历史小说

盛世王朝

S H E N G S H I W A N G C H A O

# 乾隆皇帝

QIANLONG  
HUANGDI

大清帝国唯一

皇帝，大清

敢风流的真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乾隆皇帝

唐浩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乾隆皇帝/唐浩明 著. — 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 - 5016 - 1875 - 5

I . 乾… II . 唐… III . 乾隆皇帝(长篇历史小说)  
IV . K825 =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565 号

书 名 乾隆皇帝

著 者 唐浩明

---

出 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100034 北京兆成印刷厂)

发 行 (010)66126153 传真 (010)66174391

E - 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厂

---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6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940(千字)

---

书 号 ISBN 7 - 5016 - 1875 - 5/K · 132

定 价 29.80 元

## 内容简介

爱新觉罗·弘历，生于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八月十三日，是康熙大帝的爱孙，雍正皇帝的四皇子。1735年即位，年号“乾隆”，故称“乾隆皇帝”。他从二十四岁登基，共称帝六十年，内禅帝位于十五子颙琰(嘉庆帝)之后，又当了三年多名副其实的太上皇，这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乾隆统治中国的这段时间，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文治武功几可与其祖父康熙大帝并驾齐驱，因而史家有“康乾盛世”之谓。

与清代其他许多位皇帝相比，乾隆应该称得上是有作为的“明君”，民间也因此流传下来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尽管这些传说与史实不尽相符，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老百姓对这一个皇帝的“认可”。诸位面前这部小说，也正是将正史与野史、事实与传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同时具有了史料和可读性，读起来既无史学专论的枯燥乏味，又不似稗官野史一味胡编乱造。清史上比较著名的事件，如乾隆六下江南，如他与回部香妃的缠绵恋情，如他与刘墉刘罗锅的君臣斗智，如他与小舅子之妻的宫闱秘史，如他命纪晓岚纪大烟袋编纂《四库全书》，如他宠信第一大贪官和珅，等等等等，在本书中均有细致入微的生动描写。

乾隆自诩为“十全老人”，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对于他的弱点，乃至他晚年的一些重大失误，作者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运用小说家的独特手法，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具体的叙述。以史为鉴，不偏不颇。

乾隆卒于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死后被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葬在裕陵。

# 目 录

## 第一章 说不清的大清

### 一、扑朔迷离——龙孙····· (3)

康熙大帝那明察秋毫的睿目,居然没能看出绕膝承欢的小皇孙到底是不是爱新觉罗的金枝玉叶!狸猫都能换太子,海宁陈家的儿子更能偷梁换柱成为四皇子的“亲生骨肉”。大清啊大清,你真的那么“清”吗……

### 二、多少隐秘不敢言····· (28)

弘历伏在皇祖的病榻之后,眼看着父亲胤 B025 恶狠狠地掐住了康熙的脖子,却不敢喘一口大气。多少隐秘勾当,都发生在金碧辉煌的皇宫内院,可是,又有几件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呢?小弘历的眼睛无奈地闭上了……

### 三、雍正去头成疑案····· (65)

吕四娘刀光一闪,雍正皇帝的龙头顿时离开了脖项,黑红的血,如泉般四下里狂喷。刚从父皇宠妃婉嫔挂在寝殿梁间的无魂娇躯身边回来的弘历,望着雍正的“龙蜕”,不禁失声道:“莫非早些年‘雍正去头’一案,真是未卜先知的谶语么?”……

## 第二章 皇帝不是好当的

### 一、御营火器弑新皇····· (91)

皇帝的盘龙交椅当真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乾隆在上面坐了没有多久,竟引出了一起又一起宫廷政变的阴谋。而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当属理亲王弘皙策划的那一起,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时机,大清御营的火器,怕早就要了新皇乾隆的小命……

### 二、红杏一枝入宫墙····· (119)

从漪秀的神态中,乾隆感觉到,这个妙人儿已经被自己彻底虏获

了,他趋身上前,双臂环住了漪秀的纤腰,双唇也紧紧地粘住她那诱人的檀口。一出君戏臣妻的活剧,就在离皇后椒房不远的龙榻之上启开帷幕。而一顶钦赐御制的绿头巾,也就端端正正地扣在了大清天子小舅子傅恒的头上……

### 三、大弦肃杀小弦柔…………… (153)

被乾隆倚为左右手的两位重臣,居然各立门户,闹起了朋党之争,这委实令大清天子深感不快,更让他难以决断,不知该如何处置。倒是宠妃高佳氏强挣病体以博君欢弹奏的乐曲,给了乾隆皇帝一个灵感,大弦肃杀,小弦轻柔,弄曲如此,治国御下又岂非同理,“恩威并重,宽猛兼施。”悟出个中道理的年轻皇帝,兴致勃勃地向高佳氏的玉体布施着雨露……

### 四、犁庭扫穴除邪教…………… (197)

“唵嘛…把你哄!”那教首装模作样地念动真言,又从怀中摸出一样东西来,向香烛上一晃,一股恶胆烈臭顿时迷漫四周。众人看时,那东西却是一个布偶,上面真真切切写了两个大字:“弘历”……

## 第三章 忙里偷闲尝禁果

### 一、江山美人岂兼得…………… (237)

正当一个个绝色女子走马灯般在乾隆龙榻上来来往往时,大清天子也不得不忙里偷闲地处理一件又一件棘手的军国大事。金川土司的叛乱,先朝老臣的要挟,惹得乾隆心头火起,他愤然叹道:“江山美人,难道真的不可兼得吗?”……

### 二、微服私访下江南…………… (301)

山青水秀的江南,被一伙贪官污吏闹得乌七八糟,乾隆龙心大怒,带上几个贴身护卫,便乔装改扮出了宫门。当他亲眼目睹面前这一切时,禁不住仰天长叹:“深宫高墙,隔断了多少民怨民哀!”……

### 三、爹娘当面认不成…………… (321)

秋高气爽,风流倜傥的乾隆携着俏佳人玉儿,一路微服,边览江南美景,边察外臣政绩……不想竟遇见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面对着风烛残年的皓发老人,他双目盈泪,在想着是投入父母之怀抱,还是坐大清之江山?

#### 四、最恨宗亲不成材..... (359)

兆惠奉旨平息和卓战火，同时要遵旨带回芳香四溢的香妃……  
王爺弘昼仰面星空，疾呼：“皇叔没我的份，玩几个女人找几两银子总可以吧？”乾隆冷笑着抬起了手……

### 第四章 文治武功，敢和皇祖比高下

#### 一、纪大烟袋刘罗锅..... (403)

兆惠初战告捷京城，漪秀温柔妩媚依旧，新科才子纪晓岚、刘墉殿下称臣，皇后喜添皇子……乾隆在梦中都笑出了声儿：“吾朝固矣！”

#### 二、十万旌旗为红颜..... (447)

霍集占没有能力抱紧倾城倾国的香妃了，兆惠把香妃奉献给了皇上……皇后的心中充满妒火……

#### 三、玉碎香消宝月楼..... (486)

缅甸战火烧得乾隆坐立难安，而令他魂牵梦绕的香妃却又不肯投怀送抱，仅用纤手轻牵以表惺惜……乾隆无奈中，把和妃从狱中找来，按在床上败了败火……皇太后大声怒责：“皇帝大，祖宗更大！”

#### 四、人到死时方丈夫..... (536)

傅恒带着对儿子的眷恋死了，他望着梨花带雨般的漪秀说着“我依然爱你”……皇后妒意难平，把乾隆和月儿双双捉奸在了鸾床上……她哭着落发为尼……

### 第五章 和坤坏朕一世英名

#### 一、疑是前缘宠和珅..... (607)

大小金川又在磨刀霍霍，山东清水教揭竿而起，均令乾隆大伤心神……睡意朦胧中，一位冠玉朱唇的年轻公子飘然而至，乾隆凝望着这位似曾相识的俊哥儿，颤声道：“你就是和珅？”……

#### 二、文治武功诩盛世..... (636)

乾隆一直觉着和坤是颗福星，自从和坤殿下侍君后，大小金川之战胜了，清水教徒剿灭了……乾隆看着伶俐乖巧的和珅，竟开始厌烦起往日心爱的女人了……

### 三、硕鼠横行毁江山…………… (664)

七十岁的老皇帝乾隆，正沉溺在对自己几十年文治武功伟大政绩的自得之中，却连连接到正直臣民的奏折，说内廷外省均有不少侵吞国帑的“硕鼠”。乾隆震惊了，可是，“硕鼠”们个个诡计多端，更有朝中重臣的庇护，龙颜一怒，真能荡涤条污秽吗？……

### 四、手中无有杀贼刀…………… (728)

眼看着和坤仗着老皇上的宠信，一天比一天焰更嚣张，十五皇子颙琰恨得牙根咬碎：“狗贼，哪一天我得掌乾坤，必杀汝以谢天下！”而这时的和坤，却望着儿子的洞房窃笑：“皇上最宠爱的小公主如今都成了我的儿媳妇，我看你们谁还动得了我？”……

## 第六章 大清惟一的太上皇

### 一、好个让位不让权…………… (770)

为践诺言，乾隆把皇位传给了十五子颙琰，立号嘉庆，自己当上了大清绝无仅有的太上皇。白莲教汹涌如潮，苗疆蛮夷起义，和坤依宠骄横……嘉庆帝端坐金鸾，暗道：“这儿皇帝该怎么当呀？”

### 二、苗疆烽火来天半…………… (796)

太上皇的清福实在是享不成。白莲教死灰复燃，蔓延了七八个省份，这已经够乾隆操心的了，而苗岭上正炽正烈的狼烟烽火，更让他心如刀绞、夜不成寐。作为他亲生骨血的福康安，奉旨平乱、以身殉国，则如同一柄利剑，在太上皇苍老的心头狠命地刺了个穿……

### 三、谁了君王身后事…………… (809)

历史上享寿最高的皇帝乾隆走了，带着对大清江山的无限深情、对后宫三千粉黛的无比眷恋走了，也带走了那“康乾盛世”……大树一倒，和坤这猢猻还能活吗？





第一章  
说不清的大清



## 一、扑朔迷离——龙孙

康熙大帝那明察秋毫的睿目，居然没能看出绕膝承欢的小皇孙到底是不是爱新觉罗的金枝玉叶！狸猫都能换太子，海宁陈家的儿子更能偷梁换柱成为四皇子的“亲生骨肉”。大清啊大清，你真的那么“清”吗……

北京城，秋。

已是九月，京城颇有些寒冬将至的意味，除了松柏依旧苍翠，所有的树木都被秋风扫尽了枯叶，光秃秃地站着像沿街乞讨的要饭花子，紫禁城的红砖绿瓦，雕梁画栋也在萧索的悲秋里褪去了夏日的热烈鲜活，乍一望去有种沧桑之感，再加上京城三面傍山，一面留下了缺口，春秋常多大风，还夹着呼啸而来卷带的沙尘。京城的大风沙已经没头没脸地刮了三天三夜，还没有半点停息的意思。此刻是申牌时分，京城城西永兴寺街的一家小饭馆里，两个富家子弟打扮的年轻人正品着水酒瞅着天色发呆，他们正是康熙皇上的四皇子胤禛和十三皇子胤祥，康熙一生有子三十五个，早夭十一个，剩下二十四个，十五皇子以下年岁尚小，犹不能执事，因而康熙百年之后该由哪个皇子承继帝位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事情得从康熙四十七年的一场木兰秋狩开始说起，清朝自皇祖人关，顺治帝在位之日，并无立储之规，只是临终遗命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康熙即位后，天下尚未大定，康熙帝为“系四海之心”，毅然抛弃祖宗家法，皈依汉制，而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册立二阿哥胤礽为皇太子，彼时胤礽不过是个仅一岁半的婴儿。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胤礽转眼成人，到康熙四十七年时，他已是三十五岁，而康熙身子骨依旧硬朗，这个皇太子便有些耐不住性子，况且其余诸皇子在一旁虎视眈眈，间或在康熙面前落井下石一番，填个坏言，有道是三人成虎，康熙帝看着皇太子都过了而立之年尚是“太子”，就怕他心有芥蒂，所有的说法正好都戳中康熙的痛处，正好，四十七年康熙木兰秋狩，十八阿哥病倒，濒于不治，皇太子兴灾乐祸，毫无兄弟之情，康熙已心有不满，火上浇油的是迅即又有人向他告发皇太子等阿哥随意鞭责凌辱大臣侍卫，甚至连诸王、贝勒亦有受挞辱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康熙忍痛挥泪于九月初四召见随扈诸王、大臣、侍卫及文武官员，历数皇太子罪恶，并宣布废太子位。九月十八日康熙回家，正式宣布废黜太子，并祭文，告祭大地、宗庙、社稷。同时下诏全国，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胤礽被废，气煞太子党，却高兴坏了其余诸王，当时诸皇子中，最小的二十阿

哥才三岁，而有可能继为皇太子者，俱是庶出，资历相同。从此，紫禁城内再无宁日，诸阿哥各自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种种伤天害理，损人为己之事俱被这帮八旗贵胄做尽，不一而足。

康熙自废了太子，等于推倒了自己亲手树立的偶像，又念及废太子胤礽生母的诸多好处，黯然神伤之余，竟是大病一场，生老病死，自然界之法则，康熙年事高了，不免老眼昏花，不像年富力强时那样洞察秋毫之末，辨乎毫发之微，于是那一干皇子便你上我下，你蹦我跳，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个走马灯般乱转。自胤礽被废诸人都看好已被封为多罗直郡王的大阿哥胤提，胤提是年三十七岁，英俊洒脱又精明能干，背后又依附着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以权臣明珠为首，胤提自忖二弟一废，自己在众兄弟中“德高望重”，新太子非他莫属，产生了错觉，不自觉有些蠢蠢欲动，让警惕心正强的老皇帝看出门道，予以当头棒喝，大阿哥中了“雷殛”，灰心之余，捐弃前嫌投靠了八阿哥胤祀。八阿哥胤祀无疑是皇子中最具潜在实力的候选人，他才气横溢，礼贤下士，古道热肠，扶贫济弱，是京城有口皆碑的好皇子，“八爷党”在京城的势力更是炙手可热，这是满朝文武都耳熟目详的，只独瞞了康熙皇帝，大阿哥被踢出“决赛圈”，胤祀立刻脱颖而出，加大阿哥投诚，皇子中本已有九、七两位阿哥鼎力相助，这下更如虎添翼。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康熙也并非到了皇子认为的老朽不堪的程度，况且那时他已隐约觉出诸皇子间的阴谋，于是从一个相面人张明德下手，顺藤摸瓜，“八爷党”的面目便昭然若揭了，康熙帝吃惊非小，几乎到了恼羞成怒的程度，毫不手软，还下令囚禁八阿哥，粉碎了所谓的八爷党，理由是他到处招摇撞骗，博取浮名。从太子被废到八阿哥遭禁，也不过是短短几个月时间，康熙的一群宝贝儿子全在“政治舞台”上亮了次相，有的还驻足片刻，终被赶下台去。康熙连连打击，神态几乎恍惚，衣不如新，人不如旧，一来二去，感情的天平便又倾向了被废的嫡长子胤礽，康熙皇帝年岁是大了点，雷厉风行的作风却丝毫未改，先进行一番“舆论准备”，又以“忽为鬼魅所凭、蔽其本性”开脱胤礽乖张举止，然后抓住三阿哥和大阿哥狗咬狗的一起“巫士谋害胤提案”，“坚定”了他自己的判断。于是在四十七年十一月革去大阿哥胤提王爵，将其幽禁府中，至此，大阿哥第一个被淘汰出局，过上了与皇子生活天差地别的囚徒生涯，然后康熙装模作样地告祭天地，想为重立废太子谋求正当的理论依据，他此刻尚碍于面子，不愿自食其言，四十八年初，时机成熟，老康熙奋鼓余勇，对八爷党进行穷追猛打，结局出来，诸皇子中除无法再兴风作浪，禁在府中的胤礽外，其余的或多或少都有政治问题，这样一来，胤礽倒成了其他皇子踢开绊脚石时的受害者，不折不扣的含冤受屈，复太子名位也就理所当然，水道渠成，一番折腾，老康熙于四十八年三月初再次昭告天地、宗庙、社稷，正式授胤礽册宝，复立为皇太子。同日，许是为安慰饱受蹂躏的其余诸皇子的受伤心灵吧，老康熙破例大封诸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被封最高宗皇爵号——和硕亲王；七阿哥胤祐、十阿哥胤禔被封多罗郡王、八阿哥胤祀被封多罗贝勒；九阿哥胤糖、十二阿哥胤禔和十四阿哥胤禔被封为固山贝子。

风波至此还远远没有平息，甚至可以说是仅仅开端的一幕序曲，胤礽废而

复立，至少让诸皇子明白了一点，那就是皇太子的人选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既有其一，则有其二，再则康熙类似于“回光返照”的一阵踢打也让皇子学了经验，长了见识，那就是皇上老爹还未老眼昏花，大事上还很把持得住，因而，谁要想争夺皇位必须得有绝对高明的手段，要软硬兼施，软为主，硬为辅，要瞅准时机，唬弄得老头子高兴。因而，废太子复立之后的皇储之争便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皇子们吸取教训，改变战略，重整旗鼓，粉墨登场，连台好戏还在后边，那绝对是高难的智力之争，此刻虽然暴风雨还躲在亮丽的云彩之后，但终究是要爆发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

康熙五十年在诸多阴谋的交错辉映中姗姗来到，成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此前不久（康熙五十年九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具疏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分世私刻文字，语多狂悖，有伤圣颜，有违祖制，有损天朝泱泱大国之威。康熙龙颜果然大怒，亲自着手追查，这一来，千种滋味，万般头绪，个中甘苦，恐怕就只有涉足事中的皇子们心中最清楚了。永兴寺街那个小酒店里此刻坐着的两位贵介公子就是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肆虐的秋风正呜咽着在小巷之中低徊，天色本就晦涩得如同鸡皮鹤发的老太太脸，风夹着砂石一搅和，整个成了混沌世界，小酒店的门楣被敲得“吱吱叮叮”乱响，两个阿哥已坐了很久，还没有一点要离去的意思，酒店老板见天不好，又少生意，便想着早点打烊，也好钻进老婆暖好的热被窝里睡个好觉，奈何这两位公子哥就是不挪窝，老板呵欠连天，却又不得不支应着等，胤祥一向是火爆脾气，今儿却有些不太对劲，阴沉着脸，两道剑眉拧成了疙瘩，只是不停地将筛好的热酒给四哥往杯里添。胤禛的脸也有些阴晴不定，不过这在他身上极为正常，四阿哥本来就是诸皇子中出名的冷面王，喜怒不形于色，你只能从他那两只古井般深邃的眸子中看到让你心惊胆寒的力量，要想对他察言观色，对症下药那是痴心妄想，胤禛刚喝下一口热酒，凝目窗外，依旧飞沙走石，不由得眉头一皱，悠悠叹道：

“十三弟，你看这老天与人一样，亦有悲欢离合，怒时则飞沙走石，暴风骤雨，喜时则晴天丽日，和煦融融，四哥我竟忽地生了闲情逸致，有些想游历江湖了。”

说完话，目注正在热酒的小火炉，口中吟哦起了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绿蚁新酷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声音渐低，胤祥见他失意至此，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边续酒边说：

“四哥，你倒有闲工夫想那么多，都到啥时候了，你不犯人，人也犯你，老大已自顾不暇，其余的兄弟谁不眼红那个位子。”

胤祥自小就是倔犟脾气，最恨恃强凌弱，那些皇兄里边就除了四哥胤禛对他百般呵护，别的谁都想变着法捉弄这个犟小子，因而，胤祥也就和这个四哥能说一块儿，他自个儿心里没有方方块块，对皇太子一位并不感兴趣，担心的倒是这位他素来敬重的四哥，老八、老十四还有老十等人各立山头，背着皇上

闹成了一锅粥，老四仍不动声色，他焉能不急：

“四哥，小弟我愚顽鲁钝，看不出四哥想要打什么样的牌，不过我心里也是透气，二哥虽然复了太子，依旧毫不检点，皇阿玛能一废当能再废，老八他们向来把四哥您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倘是事不和谐，四哥怕无以托身呀！”

胤禛这边急得瞪眼，左一个四哥右一个四哥也不晓得叫了多少声，胤禛毫无声息，定睛一看，他那颗头颅竟正自缓缓往桌面上靠，显是行将人梦的前兆，胤祥口干舌燥，就换了这么个收场，气得一拍桌子。

“四哥，你就不怕追悔莫及，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小弟我言尽于此，四哥你看着办吧！”

胤禛被他那一拍，立刻醒了过来，也不知是醉了，还是睡的，反正眼睛是惺忪迷离。胤祥会了钞，就门外解了马缰，扳鞍上去，也不向胤禛道别，如飞而去。

胤禛今天真是喝得多了些，连日来他几乎从未好好休息过，头总是昏昏沉沉，胤祥此次拉他出来散心，他一口应承。一则他也想出来走走，二则他也想探探这位鲁莽兄弟的口风，酒店里他坐着看胤祥急赤白眼的，心里好笑他的“有眼无珠”，他也太小看这个冷面王了，胤禛知道，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现在他不是不动，是时候不到，对于谋夺皇太子之位他有自己的一整套策略方针，只是别人不晓得而已。这位王爷天生阴鸷，不喜说笑，有话只憋在肚里，故而皇子中他最不引人注目，虽有“冷面”之称，在众兄弟眼中却是个恬退隐忍，不计名利的角色。事实上，这位四阿哥从始就未放弃过对皇太子之位的角逐，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干什么事都不显山不露水，明里连栈道都没得修，其实连陈仓都过去了。老二头回被废，胤禛也曾想过动作，是老大胤禛救了他一命，也以切身行动给他指点迷津，他总结经验后明白，眼下不是着力表现，也不是刻意追求的时候，你跳得越高，暴露得部分就越多，就越容易让皇阿玛看到缺点，因而重要的是先隐瞒自己真实意图，要自自然然，到非表现不可的时候才表现，到不表现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时候才表现。本着这个既定方针，胤禛一直按兵不动，事实果真如此，蹦得最欢的老大一败涂地，而老八等人也碰得头破血流，大伤元气，独独他非但封了个和硕亲王，还博了个老成持重的好名声。眼下，曾经碰过钉子的几位卷土重来，气势更凶，他隔岸观火，如静坐钓鱼船，因为他认准了一句老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要等，表面上绝对平静地等下去，他有信心，他还有绝对睿智的头脑。此刻看着十三弟胤祥气急败坏地消失在眼前，胤禛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他并不是信不过这位十三弟对他的忠贞不二，而是信不过他的脾气性格，他怕将大事全盘托出后，会让这个在他眼中还“少不更事”的小弟弟在大意中泄露出去，一着失利，满盘皆输，像他思维那么细密的人绝对容许不了针尖一点的失败，因为一点芝麻大小的错误都有可能变成西瓜那么大。

回府之后，胤禛脱下长衣，交给随从，急匆匆地用了点晚饭，便召师爷吕秋林到书房议事，吕秋林本是个落魄才子，三次赴京赶考不中，一时心灰意冷，恳请西山碧云寺长老收他为弟子，皈依佛门。胤禛的护院法师了然和碧云寺长老甚是熟识，见他才学不凡，遂引荐到胤禛的门下做了师爷。吕秋林虽有书生

的傲气，但对人仕的渴望和天生的智谋使他成了胤禛逢事必商的高参。

胤禛用罢晚饭来到书房时，吕秋林早已在座，等得似乎颇有些不耐烦，胤禛并未挂在心上，问询之后坐定，围着小炉烤了一会子火，吕秋林慢慢抬首，对胤禛说：

“王爷，了然外出访友，临行前交托我一件事情，嘱我妥为办理，王爷可有兴趣一闻？”

胤禛正打自己的算盘，千头万绪郁积心中还没能整出句适当的问话，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

“说罢，我听着呢！”

吕秋林不再迟疑，微眯二目：

“王爷，鄂侍卫飞鸽传书，说是囚犯之事中间有点波折，故而短期内无法进京复命，王爷，这囚犯之事……”

胤禛方掏出牙签剔牙，闻言猛地尸震，抬起头来，表情却半分没变：

“吕先生何出此言，那李金桂……那个囚犯系江洋大盗一个，怙恶不悛，在京城非但有不少硬靠山，党羽也不在少数，故而我才嘱鄂侍卫将其秘密带往余杭除掉，吕先生以为呢？”

吕秋林淡淡一笑：

“王爷，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依我看来，王爷此举大为不妥。”

胤禛哈哈大笑：

“那么吕先生之见呢？”

吕秋林并不看他，独自幽幽地说：

“方今天下，社稷初定，盛世祥瑞屡现，国无外忧必生内患，群阿哥逐皇太子之位已到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地步，我吕某虽不才，尚能看出王爷您有实力逐鹿天下，故而尽心扶持，不敢有半分懈怠，欲留千古之美名也，今王爷乾纲独断，似乎成竹在胸，在下无须再苟留尊府，还请王爷给我寻条路子。”

胤禛复又笑曰：

“吕先生说哪里话，胤禛之所以未与先生商议此事，只因事起仓猝，不及多虑，况且这些鸡毛小事，不敢烦劳先生。”

胤禛这会儿直想将吕秋林吐满脸唾沫，心说你这条狐狸，倒挺会争风吃醋，我锦衣玉食地侍候着，好言好语让你听着，就是为了养一条会咬别人又会出主意的好狗，如今好了，你倒咬出毛病了，一次没让你咬，就想给我跳槽。你恐怕还不晓得，本王爷瞒着你的事多呢？一边思忖，胤禛一边陪着笑给吕秋林解释：

“吕先生不必过虑，些须小事胤禛还应付得了……，唉！都怪鄂尔泰疏忽大意，险些误了本王大计，待他回家，本王总要给他意思意思才好？”

吕秋林捻须微笑：

“王爷，狡兔未死，先烹走狗，飞鸟未尽，已藏良弓，实属不智，现天下形势一日数变，鄂尔泰亦非易与之辈，你可以杀鄂尔泰灭口，兼泄私愤，你能管得住余杭知府李卫之口，你又能掩天下人悠悠之口乎？”

胤禛这下有点坐不住了，这事闹到这个份上他实在始料未及，愠急之间，往事不免又浮上心头。他与李金桂本来毫无瓜葛，事情发生得也太阴差阳错，去年夏季，康熙皇帝照例带诸皇子到承德避暑山庄纳凉消夏，他是和硕雍亲王，四阿哥，自然随扈前往。避暑山庄西北门外狮子岭下有一简朴园林，叫狮子园，是康熙赐给他的暂住之所，这一日他外出打猎擒获一鹿，不自禁将鹿血饮了些以耐炙渴，哪知喝过之后，腹内燥热、头脑昏沉，飞马回到狮子园侧的一间小茅屋后，再也支持不住，扑地跌落马下，众侍从慌里慌张将他扶入茅屋，彼时他神志仍清醒，口渴难耐，便大呼喝水，送水的便是李金桂，她只是狮子园的一个小宫女，他将水一饮而尽，稍稍舒坦了些，斜眼望去，正好看见李金桂夕阳下楚楚动人的身影，顿时就按捺不住心猿意马，迷糊中也失了分寸，竟在茅屋内成就了好事，第二天醒来时他已将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哪知李金桂竟珠胎暗结。这事起初只有狮子园的一个管家知道，他本就是胤禛的心腹之土，看李金桂肚子一日大甚一日，不敢造次，忙不迭派人偷偷报告胤禛，胤禛得知后尚未采取措施，孩子已呱呱堕地，是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婴，胤禛急令心腹先将李金桂迁出狮子园，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给婴儿觅了个奶妈，就这么对付了一阵，胤禛方才想出杀母留子的长久之计，他实在不忍心将无知的孩童杀死。李金桂家在江浙，胤禛虑无遗策，以探家养属之名将李金桂名正言顺地押出北京，准备在江浙地界除掉，一则不引人注目，二来也消心腹之患。坏就坏在鄂尔泰临行前他并未说明其所押人犯是何罪行，而鄂尔泰自视甚高，数百侍卫就是押送一群老虎也没丝毫问题，更何况一弱质女子，一时疏忽大意，竟致泄了口风，引起了余杭知府李卫的怀疑，胤禛一听焉能不慌，鬓角都快出汗了。

吕秋林仍然悠悠哉哉地把玩着玉骨折扇，良久不动声色，胤禛想至此，腾地从绣墩上站起来，背着双手在书房里困兽般踱了起来，吕秋林又是一笑：

“王爷，些须小事何劳挂齿，我有一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胤禛万分聪明，安能听不出他话中之刺，这时电只有忍气吞声，坐下来听他发表“高见”：

“王爷，处大事不顾小节，成大礼不辞小让，我并无责王爷存心不仁之意，只是觉得王爷有时行事太过优柔寡断，结果反而拖泥带水。自古成大业之枭雄俊杰，定座的台基有哪个不是以万人血染而成。人生而无差，差在境遇，境遇不同，人自然分三六九等，有劳心者，有劳力者，有治人者，亦有被人治者，有杀人者，亦有被人杀者，不管你命运如何，该来的总是要来，该走的你也留不住，……我这番不着边际的泛泛之言别无他意，只是说王爷的手腕还显稍软，要想号令天下，必须得有铁腕雄心，再加智计，铁腕驭人，雄心奋发，智计谋成，三者缺一不可。所谓凡夫俗子者，甘心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无雄心；懦弱无能，旦夕自省，恐伤和气，损了面子，是无铁腕；平庸庸庸，无才无识，以街市田亩为乐，是无智计；故为凡夫俗子。绝代枭雄不然，不嗜血如命，杀人如麻，该杀的即便是天王老子他也不皱眉头，无妇人之仁，礼贤下士，即处夹缝中亦能周旋自如。”

胤禛被吕秋林一席话说的目瞪口呆，真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心中诸般郁积一扫而光，他似乎看到眼前呈现出一条通往皇帝宝座的光明大道，他已经



登上了征程，吕秋林一声王爷，唤得他如梦方醒。吕秋林继续道：

“李金桂之事，王爷也无须内疚神明，自古公理，成者王侯败者寇，一将成名万骨枯，此事老朽已经着手安排，王爷无须多虑，昨日鄂侍卫飞鸽传书，说李金桂已于途中咬舌自尽，王爷亲笔书信去向不明，李卫看来好像尚不晓得李金桂身份，鄂侍卫请示下一步动作，事情刻不容缓，王爷又恰好外出，老朽于是擅自主张，假王爷之命告知李卫李金桂乃江洋大盗，命其勿管闲事。”

胤禛一听，心方落到实处，一叠声叫好。

鄂尔泰等人回京是走僻道，说穿了就是瞅了空子游山玩水，结果和李卫同时抵京，李卫因协同办事有功，接到吏部委札，由文职改为武职，连升三级而成了参将，那高兴劲儿自然就甭提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好事。李卫在杭州交卸完差使，带了家眷，一路马不停蹄往京城赶，所以刚好和鄂尔泰等人走了个不前不后，在京逗留几月，少不得要到雍亲王府拜见四阿哥胤禛，那几日雍亲王府可真够热闹的，胤禛也是始料未及，高兴自然是高兴，这日又凑了饭局，候高朋满座，酒过三巡，吕秋林忽然冒出一句：“王爷这两天将大喜临门，诸位大人都闻风而来庆贺，王爷总该有个表示呀！”

席间诸官立刻大哗，胤禛一笑：

“表示表示，不表示还能成吗？只是胤禛尚在雾中，不知这喜从何来呀！”

吕秋林莞尔一笑：

“王爷果真当局者迷，还是高兴糊涂了，王妃临盆之期不远，倘是诞育一麟儿，这弄璋之喜难道不算大喜吗？”

胤禛正含笑颌首，猛可里听得“弄璋之喜”四字，心里“咯噔”一下，随即醒悟，晓得这吕秋林又有了鬼点子，不由大喜过望，冲席上众官说：

“那里那里，同喜同喜，诸公好好吃，不必客气。”

当天尽欢而散，胤禛已微有几分薄醉，一向苍白的脸皮竟红润起来，吕秋林陪他来到书房，胤禛屏退从人，冲吕秋林笑逐颜开：

“吕先生高明，今日席间一语提醒梦中人，以后该怎么走下去，吕先生不妨一叙。”

吕秋林的酒量本不甚豪，席间又被李卫等人捉住猛灌了一通，颇有些不支，酒壮人胆，再加他天生就有些恃才傲物，说话间不免失了分寸，染了点沾沾自喜的味道：

“王爷，那些官员都是老朽替王爷请来做人证的，王爷，总不能就让李金桂所生那个小婴永远暗无天日啊！该出生就得出生，王爷只需在众妃嫔中挑一平日不大抛头露面的，说是十月怀胎，一朝就要分娩，然后秘密将小婴儿抱来，移花接木，瞒天过海，那小婴孩岂不便名正言顺了。”

胤禛连连点首，口称此计甚妙，又赞了吕秋林一通，吕秋林正不胜酒力，又刚着意表现了一番，心下舒畅，胤禛叫两个从人，送他回去安歇，书房中一会儿便只剩胤禛一人，他不言不语，蹙眉坐了些时候，骤然大笑，烛光微闪，映得他一张俊脸竟有了几分恐怖，笑毕，胤禛铺开一张素笺，也不思虑，饱蘸浓墨，龙飞凤舞写下“速抱儿来视”五字，又钤上雍邸大印，掷笔后复又狂笑，他是真被自个儿